

有一種聲音 ◎陳鈴

瀛苑副刊

希臘啊希臘，究竟是怎樣的國家，前陣子翻閱希臘記事，看著阿刀田高寫的「你了解希臘神話嗎？」聽著咪咪與先生至希臘度過結婚紀念日，櫃子上放著「我的希臘婚禮」影片，以及一個名為「我的心遺留在愛琴海」的網站，讓人開始構想這個文明古國……

愛情海（Aegean Sea）又稱多島，有瑞士堡斯，薩摩斯，羅得斯，克里斯……等等，大大小小，星羅棋佈的島嶼，在此聚首相會著，同時我們也可以看清澈湛藍的天際，蔚藍海岸，白色純淨的小屋，乾裂的大地，結實纍纍的橄欖，還有大理石築成的巴台農神廟，佇立在阿克羅伯斯山丘，其綿延伸展下的俄狄尼索斯野外劇場，古希臘人，以這些為背景，產生一段段歷史傳說，延伸出動人樂章，亦不斷的追求人類理想。

然而，始終沒到過希臘，總猜想著它的模樣，朋友說水源街上有一店家，充滿希臘的異國風情，在那裡用餐的人，臉上總有一股悠閒、輕鬆的氣息，於是我便帶了「我的心遺留在愛琴海」，造訪了這顆藍石頭。

這個領土採行藍、白、米白、金黃色系，牆上老鐘的時針與分針一動也不動的，直指下午5點56分，同時，這裡放上一張張希臘的風景照，隨著音樂的流轉，讓人彷彿置身於希臘。店內的一隅，擺著誠品的定期刊物與文學、小品文、美術的書，比如：張曼娟《喜歡》，出口保夫《午茶約會》，管管《請坐月亮請坐》，一套《The book of ART》。

優美的茶具裝滿一壺異國風情的紅茶，搭配精緻手工餅乾，時鮮的水果，香滑的焦糖奶茶，不時以小湯匙攪動杯內濃郁的奶精，也讓人想起了一首詩：

美麗的事物是永恆的喜悅，
那份熱愛絕不會隨風而逝，
我們欲保留甜美的果實，
在濃郁寧靜的樹蔭底下，
沁涼的微風伴隨著美麗的幻想與我們一起

進入夢鄉……

因為這份安靜，我拿出了Justin的書，也起身拿起店內的刊物，一篇篇的讀著，所有的感覺，全都浸染於希臘的夢鄉；突然，目光被眼前的一首年僅11歲孩子寫的詩給震住了。

如果我可以改變世界
我要撤除所有的炸彈
我要滿足所有的飢者
我要收容無家可歸者
我要讓所有人同享自由
但是我不能拆除炸彈
我沒辦法消除世上的飢荒
我對於失去家園的人無能為力
我也無力使所有的人得到自由
我之所以不能不是因為我只有一己之力
等我長大而且變得堅強以後
我將找到其他跟我一樣志同道合的人們
我們要合力促使人類都能獲得自由
我們將一起改變這個世界

看到這一首和平詩，還有幾張人民在戰爭中的模樣，孩子慌張不安的眼神，似乎為這藍石頭的天空，抹上更淨的藍，想到隔著愛情海，希臘在左，在耳其在右，彼此相互對待著，而銘謙筆下「眾神爭的國度」的巴勒斯坦呢？同樣是孩子，Justin快門下的孩子，笑的無憂且燦爛，從孩子的笑臉中，我看見希臘，而另一頭呢？Jan的快門下呢？

是不是隔著巴勒斯坦，戰爭在左，利益在右？悲慟就像踏進無底洞，總分不清是白天的檢哨聲，還是夜晚的警鈴聲，面對哭牆的猶太人，望著孩子墳墓的婦人，還有戰士胞前的一朵紅玫瑰，都烙印在孩子的臉上，這時，校園不再是學識的殿堂，救護車成了狙擊的對象，我們的世界成了什麼樣？

如此的灰色地帶讓我不忍，不忍再一次看著那些照片，因為從孩子的眼神中，看到的

無助遠大於無憂。什麼時候戰爭中的孩子，會像Justin書中的孩子一樣，開懷的笑呢？

然而這位風中之燭的巴勒斯坦小詩人，又到那去了，繼續閱讀下去，才知他於17歲那年喪生在車輪底下；想來，所有的事情，一旦開始，就注定要結束；有誰願意去提及那已熄滅的希望，又有誰願意煞費苦心的為人重點希望呢？歲月真的不僅帶走了景致，也帶走了人事，只徒留無可奈何的嘆息聲，在支離破碎的夜裡生存嗎？這是真的嗎？

付上5點56分的費用。

我出了希臘。